



我的家园——乔万英油画集

作者 乔万英

"MY HOME GARDEN"

—Qiao Wanying's Oil Paintings

 吉林美术出版社

我的家园 ——乔万英油画集



作者 乔万英

吉林美术出版社

我的家园

—— 乔万英油画集

出版人/石志刚

作者/乔万英

摄影/连旭

装帧/丁强

责任编辑/鄂俊大

责任校对/李玲

出版/吉林美术出版社

电话/0431-85637191

社址/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网址/www.jlmspress.com

发行/吉林美术出版社图书经理部

电话/0431-85637186

制版印刷/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010-80486788 010-80486049

版次/2007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开本/889mm×1194mm 1/12

印张/11

印数/1-2000册

书号/ISBN 978-7-5386-2331-4

定价/88.00元

个人简历

1961年10月13日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居仁村

1975年初中毕业

1978年高中毕业

1978—1986年在昔阳县供销社任职

1986—1988年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解放军艺术学院等院校进修油画

1988年至今经营昔阳县万银建筑装潢工程队

2003年4月在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乔万英油画展”，部分作品被友人及中央美术学院收藏

2003年《中国油画》第4期发表乔万英油画作品及殷双喜文章《在希望的田野上——乔万英其人及油画》

2004年4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生命之境——乔万英油画作品展》并出版画集，《村庄系列之一》被中国美术馆收藏，部分作品被国内外友人收藏

2005年7月16日～23日在河北省博物馆举办《会唱歌的颜色——乔万英风景油画作品展》

2005年8月7日《人民日报》第8版发表张晓军文章“会唱歌的颜色——农民画家乔万英的油画风采”

2007年9月在上海美术馆举办“我的家园——乔万英油画展”并出版画册

乡村·他的家园 ——乔万英的绘画

徐虹



上图：(右至左)贾方舟、徐虹、水天中、乔万英

下图：乔万英在五台山写生

艺术之所以能拨动人的心弦，在于它将不间断的情感意象过滤、提炼、升华为可感知的形式展现给人。情感的深度及分寸感的平衡，是艺术魅力永存的秘密。而这种平衡的基础，与艺术家情感的真挚程度关系更大，甚至大于技巧的高下优劣。

艺术的丰富在于人性的丰富，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与永恒的时空对比中，人的喜怒哀乐之情需要表达，生命需要歌唱，由此组成四季的景象。为了给瞬间注入永恒的因素，也为生命的焦虑和惶惑带来慰藉，艺术家为抒发人类的心声在不懈追求。而不同生命个体的不同层次的追求，使得艺术的表达必然色彩纷呈而不是单调灰色的。

从这层意义看，乔万英的绘画直接地表达了他对生命及其赖以生长的基础的思考。但他不是通过书本的教条去求索解答有关生命和艺术的问题，而是通过个体在大地上的行走、通过身体和心灵在与自然敞开的对话中、以及在艺术形式的生成中，获得对生命意义的领悟。

乔万英生长在乡村，他就像北方大地上的草木，不孤独且充满对生命力的敏感。他的触须伸向泥土和空气中，以获取艺术的养份。这不仅仅体现在绘画中，也显现在他有感而发，时时吟咏的那些如歌、如诗、如民谣的作品中。这就决定了他绘画的特质是流动和敞开的，犹如赤子畅通无碍地与自然融会交流。他投入自然，自然也涌流于他的胸中。他因而能倾听自然的声调，辨析自然的丰富层次。自然也和他交谈，与他的激情相呼应。他不把自然视作只能奉献和牺牲的对象——一般意义上人们将自然视为一个客体，最多做一个旁观者……。所以，当乔万英在庄稼地里沐浴清风和阳光，和一群植物在阳光中歌唱生长时，他已将自己化作一棵植物。他说曾经听见向日葵在歌唱，当然这是他心中的“向日葵之歌”，他已经完全长出了和向日葵这种植物之间的诗意的联系，感受到它们所传导的清新、芬芳、蓬勃的生命活力……。当他情不自禁带着喜悦的感情轻轻哼出一曲轻快的小调时，显然，那曲调和当地民歌风有着联系——所有的民谣和民歌都最直接地来源于日常生活。与此同时，他的“向日葵”系列组画也诞生了，画中的向日葵是有表情，充满活力和跳跃着的，能让观者充分感受到它们喜悦地在大地上的生长。当他挥动画笔，自由挥洒向日葵跃动的身影，或者以色块、线条率直地刻画它的图案般的脸时，我们很难以美术史上表现主义的个性宣泄或涂鸦的反抗叛逆来归属他的风格类型，而且也难以和一般的乡土风情挂钩。他接受过专业画家给他的建议，也进修过油画技法，对现代美术史上的那些画派和画家并不陌生。但他对这一切都经过自己的过滤性选择，或者经过自己的自然化感受，将这些风格流派的形式因素化作自己的田园激情，在画布上流淌开来。

从他的一系列描绘家园、乡土的绘画中，可以感知这是一个具有中国乡土文化情结的画家。他生长在乡土环境，艺术和他的生命一起在那里起步、成长和发展。他画中的田野、道路、庄稼、人物、树木、野花、院落、天空、月亮、太阳、黑夜、白雪……无不是乡土质朴的理性和单纯热情感性的平衡与和谐。他的作品风格变化很多，有豪放率真的，有神秘朦胧的，也有循规蹈矩的朴素。但总体来讲，真切的生命感动与直接的表达互为衬托，对乡土的自觉表现与生存体验互为表里，精神的提升与审美自觉互为依托。更重要的是他对“家园”的体认是基于亲情、乡情、生命的诸多意象的集合，而不是单一的乡村生存图景。他不同于大部分住在城里将“家园”比作失去的童年的美好记忆、充满怀旧的幻想的画家；或者将乡村视为一个未被污染的“乌托邦”国度，享尽城市方便繁华之余想象着乡村的诗意浪漫。他的“家园”是实实在在的，充满扎实生长的活力，因为他就生活在其中。尽管他的作品并不完全如实描绘眼前所见，或者并非完全“质朴”的表达。但从他作品中体现的意象，以及充满激情的表现性可以证明，乡村——他的家园，是他在艺术上赖以思考和感受的基点。他的艺术表达了一个中国现代乡村人对生命、对家园，对更为普遍的理性的追求和审美的渴望。

(作者为中国美术馆研究员)

歌唱生命，歌唱土地 ——乔万英的乡土情怀

水天中



一年前，来自山西乡村的画家乔万英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画展，那些形式质朴，感情炽热的作品，曾引发许多美术家和评论家的惊奇和激赏。人们喜欢他的作品，是因为在他的作品里感受到时下艺术所欠缺的东西——对生命和土地难解难分的真挚感情。

乔万英生活在太行山麓昔阳县的乡村，他在那里上学、种田、做工，也在那里画画——如果你在昔阳郊野看到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在山坡、田边支起画箱写生，那一定是乔万英。他画他的故乡，北方的土地和依附于土地之上的生命以及一切生命的喜悦、艰辛和幻梦。在外来客看来，晋中山乡的自然景观十分平凡，但在乔万英眼里，家园的山川沟壑一草一木，每一朵花、每一缕阳光和每一片云彩，都隐藏着说不尽的故事，传递着难以言喻的情致，永远在激发他的创作热情。

这是一种源远流长的热情，它有很深的文化根系和很宽的文化视野，它是得到久远记忆、古老传说滋养而生发的创造激情。正像画家自己所说——出现在他画布上的土地、人物和草木都有自己的命运和自己的表情，他不是冷静地描绘它们，而是倾听它们的歌唱，与它们对话……。因此，我们在乔万英的作品里看不到那种流行的百无聊赖，我们感受到的是自然生命“不舍昼夜”的涌动。也是在这一点上，乔万英与现代艺术的追求殊途而同归。



乔万英活得充实、忙碌而且生气勃勃，他要把每一天的时间分配到各种劳作上去。虽然绘画给他最大的乐趣，但他不可能像“专业”艺术家那样置艺术之外的一切于不顾。幸运地是他的艺术创作得到多方面的理解和支持：中央美术学院苏高礼教授一直在鼓励和指导他作画；美术评论家对他的作品经常提出友善和极具独到见解的评说；他身边的亲友(特别是他年迈的父亲)一直以来都是他作品的尽职的鉴赏者和最初的批评者……。想到这样的环境和条件，我们才可以理解一个生长在遥远山乡的普通劳动者，是如何走上油画创作道路的。从艺术观念的角度看，乔万英的处境并不闭塞，我们可以把他在绘画创作上的成功，看作是中国乡土文化根系保持生命活力，日新月异的可喜例证。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研究员)

上图：(左至右)徐虹、乔万英、水天中、贾方舟

下图：乔万英(右)和苏高礼教授(左)

生活在自己的世界 ——乔万英艺术印象

贾方舟



上图：(右至左)水天中、徐虹、贾方舟、乔万英

下图：乔万英家乡居仁村雪景

乔万英生活在两个世界：现实中的乔万英，是一个善解人意、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大好人。他质朴、憨厚、善良，一副佛家心肠，至今和住在村里的父母生活在一起，看起来和普通农民没有两样。他根本不像一个领导着二、三百人的工程公司的老总。但也正是这样一个不像“老总”的老总，从不拖欠工人的工资，心里还装着他所能顾及的孤寡老人。他以匿名的方式实行社会救助，从不曾宣传过自己。当他忙于这些事务时，他是实实在在生活在现实之中的一个人，他要与现实中的各色人等打交道，解决遇到的各种问题。但与所有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同的是，他有属于自己的另外一个世界。那是一个可以暂时忘掉现实、超然于物外的世界，一个可以驾着幻想的翅膀纵横畅游的世界。

在现实生活中，乔万英将物欲降到了最低限，他对于发家致富、吃喝玩乐这样的俗事全然没有兴趣。在一个物欲横流的社会能够排除一切杂念，排除对物欲追求，一定是为一种更加强大的力量所吸引，那便是在艺术创造中所获得的乐趣。正是这种创造活动，使他能够超然于物欲之上，更纯粹地转向精神，让精神得以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他成功地营造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他获得了心灵的宁静和创造的快乐。当他从烦杂的现实事务中摆脱出来以后，便可以在自己的创造天地中自由驰骋。画画成了他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了他精神补给的必要方式。只要他坐在画布前，面对自己心仪的自然景色，他很快就进入另一种状态，如古人所说，“寂然凝思，思接千载；悄然动容，视通万里”。在这种“精鹜八极，心游万仞”状态下，在他的眼前所呈现的景物不再是景物的原貌，而成为可以与之交流的、处于动态中的生命活体。因此，他的画，严格意义上讲不是写生，而是在画他的一种感觉乃至幻觉。涌动的山岳、翻卷的麦浪、翩翩起舞的玉米、变成张张笑脸的向日葵……，在他笔下，这些寻常景色都成为有声有色的生命体。

前些年，乔万英的绘画主题主要是风景。他几乎画遍了家乡的山山水水、沟沟壑壑，不是田间河滩，便是村舍院落，或烈日当空、或夕阳西下、或明月高悬、或幽幽夜色……，他很少出远门，更不画名山大川，他只对他所熟悉的家乡的一草一木有感觉有兴趣。近一年来，乔万英的绘画主题又有所扩展，但不是向外扩展，而是向内扩展，是将视点转向自己的经历、记忆、以及内心体验，借助或清晰或模糊的记忆回到儿时种种有趣的经历，或完全耽于幻想之中，凭着幻想来构造画面。出现在他画中的幻想成分，不同于他面对风景的幻觉，幻觉是直接由视觉引起，而幻想则是凭借经验和记忆所展开的。它是一种调动了内心资源的纯粹的心灵活动，也是在更加自由的状态中展开的心灵创造，因此，乔万英的这一变化是重要的，是向着内心层面和经验领域的深化，也是向着精神层面的升华。

在艺术表现上，乔万英的作品有两个最明显的特征：一是他对色彩的敏感。面对对象，他满眼的色彩，很快能把握到色彩的基本倾向，或大刀阔斧，以单纯强烈色彩对比构成画面；或表现得非常深入、丰富和细腻，特别是一些新作，对画面色调的把握更是显出一种修养，那些浅浅的灰色调极富感染力。二是他那一气呵成的和变化多端的表现性手法。他的画绝无千篇一律的感觉，每一幅都有新意，因为每一幅都是有感而发。他的艺术生命力也正是来自于他总能面对画布保持一种新鲜的感觉，保持一种生命的冲动。即使某些画面有技法上的缺陷（他属于自学而未经过正规的专业训练），但绝不缺少激情。他的天性使他和艺术结下了不解之缘。

（作者为著名美术批评家）

用颜色放声歌唱 以天地注解我心 ——我看乔万英的画

明海



上图：明海法师

下图：(右至左)乔万英母亲、父亲、苏高礼、贾方舟、乔万英和妻子

最初认识乔万英是因为他到寺院学佛、坐禅的机缘。记得第一次见面，他就劈头盖脸地问我：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一个山西昔阳县的农民企业家，一个年届中年、历尽世故的人，一个貌像质朴憨厚的汉子，却在心中很真实地保留着这样形而上的疑问，这引起了我对他特别的注意。后来颇感意外地知道他喜欢画画，也到北京中国美术馆看过他的个人画展，又帮忙促成他在石家庄的画展，对绘画完全外行的我，渐渐地也能从他的油画中悟出一些感觉来。所以不怕卖乖露丑，将我那些粗粗拉拉的“感觉”写出来奉献给他。

乔万英绘画的题材都是他所生活的那片土地：那山村、那树木、那庄稼地、那山路、那些庄稼人……。看得出来，他热爱那片土地上的一切。他仿佛已和那片土地通灵，之后用手中的颜料替那片土地发言，替那片土地歌唱。这时我们能感觉到一种灵感在撞击他的胸膛，一种韵律俘虏了他的手眼，手中的颜料成了歌唱家的歌喉或者巫师的符咒，有关油画的各种清规和技法象绳索一样被一颗自由的心绷断，就这样，乔万英在画布上放声歌唱了……

所以，你看，那些玉米、那些向日葵，象充满激情的人群，正开着盛大的音乐会，在歌唱、在跳舞。高原上伸向远方的道路则象一个踽踽独行的旅人，让我们沉思生命的终极意义。荒原上茕茕而立的树、孤独而又沉默的村庄让人心里有些忧伤；土地上喷薄而出的庄稼、野花、各种昆虫和生灵则象一群光着屁股、活蹦乱跳的儿童——颜色在画家手里发出了声音、鸣出了节奏！

乔万英画布上的境，是“为我之境”，是此时此地的“在”，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诗意地居住”。因此他不大在意“那象什么”，他也不在意透视角度的真实性以及光影的写实。那些“境”是为他而存在的，或者说他感动着和它们融为一体，并用颜料表达出了这份感动。

所以，乔万英的画是表现主义的、是抒情的、是油画中的草书；他本人则属于画家中的李白、怀素之流。与其说他在画天地，不如说他以“天地之境”描绘自己的内心。“将谓郭象注《庄子》，却是《庄子》注郭象”——魏晋玄学家郭象注解《庄子》很透彻，其实，那是他借《庄子》在阐述他自己的心灵！在禅宗的境界则说“转万物归自己”、“转自己归万物”。唐代的长沙景岑禅师这样说：“尽十方世界是沙门眼，尽十方世界是沙门全身，尽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尽十方世界在自己光明里，尽十方世界无一人不是自己。”

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参禅不悟，忽一日开窗见春草发绿，大悟，脱口而出：“恰似自家意思一般。”——这是禅者心物一如后的自在无碍，是生命超越二元对立后达到的统合。乔万英也许没有最后抵达这种统合，但他已找到了前进的方向。他的风景画是心与境通透后的抒发。他的心是主人，画布、颜料乃至所画物都被这主人指挥着、驱使着，去共同完成那心灵的交响乐！这交响乐述说了他对生活的态度，对大自然的理解，对时间、空间的沉思……

所以从形式、技巧上看，他的画也许不够精致、唯美，有些粗糙、有些野性，仿佛高原上农民的手，轮廓粗犷、简单，但是温暖、有力！

我总是在乔万英的画中读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愫。他仿佛已碰触到生命无常的玄机而感喟无尽。时空无情地流转着，家在哪里呢？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一分感动、一分无奈、一分静观、一声浩叹，在那些激动的玉米、惆怅的树里闪闪烁烁，在那些张开双手、如梦影般的大人、小孩身上闪闪烁烁，让我们感受到这位农民画家象棉花一样柔软的心。洞察到生命的边界而有沉思、而有艺术、而有美；跨越生命的边界而有宗教、而有超越、而有自在！我期待着乔万英跨出那最有力的一步！

（作者为河北省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河北赵县柏林禅寺方丈）

我的诗歌三首

乔万英

无了的歌

荒挺的路
儿时的梦
在照照瞭瞭
不了的情
古老的歌
在翻翻腾腾
沉睡了的千古
在喊叫着
白天黑夜
爬不动的山路
在寻找着
我的明天

石头的梦

院子里睡满了石头
石头里全是梦
梦里有爷爷的爷爷
梦里有奶奶的奶奶
唱着一串长长的歌
院子里睡满了石头
石头里全是梦
太阳来了
咱坐着
月儿来了
咱等着
心就在这儿
一天又一天
一年又一年
离不开这院子呀
长不大这心
满院院的石头呀
满院院的梦

太阳拿了块红布布

太阳
拿了块红布布
遮红了山
遮红了天
太阳
拿了块红布布
遮红了家
遮红了院
太阳
拿了块红布布
遮红了咱的小河边
还有俺这心尖尖

二零零五年一月二十一日中午



土地系列之一
112cm × 145cm
2004年11月



土地系列之二
145cm×112cm
2005年春



土地系列之三
112cm × 145cm
2004年秋



土地系列之四
112cm × 145cm
2004年11月

土地系列之五
100cm × 76cm
200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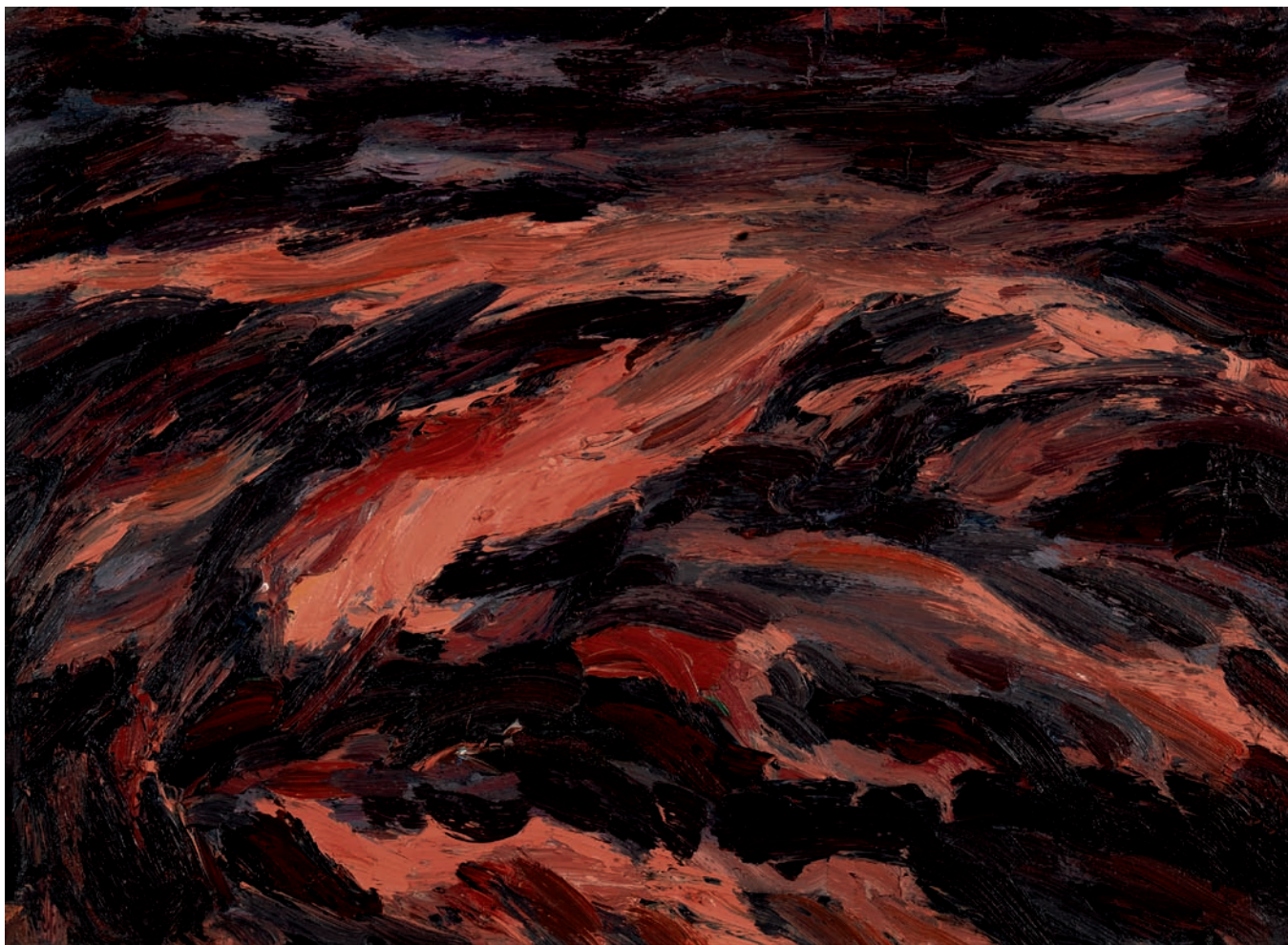




土地系列之六
75cm × 100cm
2004年



土地系列之七
76.2cm × 100cm
2004年



土地系列之八
45cm × 62cm
2002年10月



土地系列之九
45.5cm × 62cm
2002年12月



土地系列之十
100cm × 75cm
2007年5月